

## 星期文库

文玩器物之三

泥塑：  
指尖传承的匠心神韵

赵华

泥塑肇始于新石器时代，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早期泥塑，主要应用于丧葬及神佛供奉，多为大型泥塑。宋代，小型泥塑玩具发展起来。当时有一种叫“磨喝乐”的泥玩具，是七夕的祭物。“磨喝乐”是梵文音译，本是佛教中的八部众神之一，传入中国后演化为天真童子的形象，并逐渐演化为七夕供奉的泥偶。七夕供奉“磨喝乐”到唐宋时期已成为盛极一时的风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尚物追陪。”

明清时期，小型泥塑艺术品进一步发展。泥塑匠人塑造的小型泥塑作品，既可用于家庭陈设，也可供孩子玩耍，其中著名的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以及北京等地。至清晚期，泥塑形成南北两派：南方的无锡惠山泥人、北方的天津“泥人张”。

天津的“泥人张”，其创始人是张长林（字明山），已有180余年的历史。泥人张的创始人及其门徒有把手藏在袖子里捏泥人的绝技。张明山18岁那年，去戏园子看著名京剧演员余三胜演戏，他坐在台下一边看戏，一边藏泥于袖内，在袖筒里暗暗地捏着，一出戏刚唱完，他手里的泥人也已经捏完，表情姿态酷似余三胜，被人称为“活余三胜”。张明山也从此成名，遂得“泥人张”的美誉。有一回京剧名丑儿刘赶三在天津演出，开场锣响过，刘赶三出场，刚到台口，正要亮相，他往下一看，猛然一愣，做了个鬼脸就跑回后台。观众们正莫名其妙的时候，刘赶三上台作揖说：“各位，我为什么不敢出场？泥人张坐在第一排呢，他袖筒里藏着泥，我怕他把我这个丑样子给捏上。”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赶三作为京剧名丑儿以现挂方式增强舞台表演滑稽效果的能力，也说明张明山袖里捏像的手艺名不虚传。

泥塑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生活百态与审美追求。那一抔看似平凡的泥土，在匠人灵巧的双手中，不仅被赋予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更寄托着世代相传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如今，这一古老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它依然在诉说着中国人对美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手工艺那份永不褪色的敬意。

灌了铅，抬一抬都费劲，可第二天，她又出现在紧张忙碌的麦场上。

三婶能说会道，话茬子接得快，还高腔大嗓，是村里红白喜事时少见的女“知客”，也就是“大了”。不管谁家置办多少桌酒席，也不管来了多么难招待的客人，或是遇到了多么难解决的突发情况，三婶都能替主家料理得明明白白，顺顺当当。流水席到了尾声时，三婶也肯定会被主家请上桌，与厨子和帮厨的人喝上几盅。

四十多年过去，农村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婶侍弄庄稼的一身本事都没了用武之地。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请专业的礼仪公司操办，没有主家再请知客。三婶也老了，早就过上了颐养天年的生活。



●百草园  
扰  
王成喜

有些人扰人还不够，连鸟都要惊扰。

## 强量的三婶

孙元发

展开了身子，男社员牵着骡马，套上石碌碡开始轧麦。每隔上一段时间，在骡马歇息的时候，生产队长会高喊一声：翻场！顷刻间，在场边两棵大柳树下歇着的三婶和几名妇女就手握木杈奔进麦场，将碾压过的麦秆、麦穗翻弄一遍。到了后半晌，场上的麦子经过多次碾压，麦粒大多脱落下来，尺把长的麦秆也都变得柔软顺溜，空气中开始飘荡着新麦子的香味。如此反复多次，就开始起场，三婶她们拿木杈挑走轧扁了的麦秸，用扫帚、木锨把夹杂着碎麦秸、麦芒、麦鱼子的麦粒归拢成一堆。这时候就该扬场了，也就到了三婶大显身手的时候。

扬场本是男人们干的活计，可三婶除外，她不仅会，而且比一般的男人干得好还出活儿。在测试了风向后，三婶裹上头巾，选好了一个逆风的位置，气定神闲地站好，双手将紧握着的柳条簸箕转向右胯下，另一个社员赶紧用木锨铲起带有碎麦秸、麦芒、麦鱼子的麦粒倒进簸箕，三婶深吸一口气，就使劲将簸箕向左前方的空中猛地一扬，这些麦粒混合体便在空中幻化成一道姿态优美的弧线。风吹走了碎麦秸、麦芒和麦鱼子，麦粒则像雨一样跌落在打扫干净的麦场上。这时候，往往会有其他社员一边高声叫好，一边对三婶竖起大拇指。三婶并不理会，只是一心一意地扬场，一会儿工夫，一个黄澄澄的麦垄状麦粒堆就优美地呈现在了麦场上，三婶的头巾上、身上也落满了碎麦秸、麦芒和麦鱼子。一天下来，三婶累得腰酸腿软，两只胳膊像

在北运河岸边的农村，人们称赞那些争强好胜、干什么都能行的人时，都会说：“那人强量。”村西头的远房表亲三婶，就是这样的人。

三婶的丈夫三表叔长得眉清目秀，瘦高挑儿，说话和善。他参过军，是党员，当过村干部，后来去了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从少年开始，我就总想，将来一定要成为三表叔那样的人。据说三婶嫁过来时，也是个漂亮女子，还是生产队里的“铁姑娘”。不过，从我记事起，三婶已经是个身宽体胖的女人了。

在生产队，男女社员每天挣的公分是有差别的。因为女社员力气小，胆子也小，有些农活干不来。可三婶不一样，不管是间苗薅草、跟车撒粪这类适合女社员干的农活儿，还是扬场放磙、摇耩撒籽、犁田耙地这类只有男劳力才能胜任的农活儿，三婶哪一样都拿得起来放得下，有的农活儿，比男社员还干得娴熟漂亮。

面对每年短暂而紧凑的麦收，村里比对秋收还紧张。俗话说“麦收一晌”，从麦子上到了麦场，到颗粒归仓，也就十多天时间。如果赶上阴雨连绵，麦粒得不到及时晾晒，就会生芽发霉，收成会受影响。所以，麦收时节，男女社员都要干一样的活儿，齐心协力抢收麦子。

麦场从早晨便开始沸腾。前一天，堆在场边的一捆捆“麦个子”已经被铡刀拦腰铡断，下半部分的麦秆随便堆在场边，现在顾不上它们；上半部分带麦穗的麦秆，堆在麦场中心。天刚蒙蒙亮，社员们就都按照昨晚生产队长的安排开始摊场，也就是将带麦穗的麦秆均匀平摊在新轧实的麦场上，以便晾晒后碾压脱粒。

轧麦通常是在午后，经过了几个小时暴晒，麦穗上的麦芒已经锋利得像一根根钢针，麦粒也都圆鼓鼓舒

轻字，虽读来轻巧缥缈，但却是最难的动作、最难的语言、最难的角色。

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那些速度快、力大势沉的球并不可怕，不是多难对付；相反，那种轻而柔的球，倒是处理难度较大，一触就飞，重打就下沉，不好对付。

由此可见，轻须用心，而不是用力。

上大学时，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一位是教音乐理论的孙老师，他每次讲课都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从来没有大声过。另一位是学院办公室的老师，我至今都不知道

童年的夏天，总感觉蝈蝈的叫声是从葱绿的豆田里钻出来的。

那时候，我常常蹲在田埂上，竖起耳朵听蝈蝈的叫声。它们的声音很特别，像是用指甲轻轻刮着梳齿，又像是两块小石头在互相敲打。声音一会儿从左边传来，一会儿又从右边响起，让人摸不准它们到底藏在哪儿。

捉蝈蝈要讲究方法。蝈蝈很会躲藏，它们的绿衣服和豆叶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明明听见就在眼前，可就是找不到。最气人的是，刚要伸手去抓，它却后腿一蹬，“嗖”地弹开，在空中划出一道碧绿的弧线，只留

## 夏天的蝈蝈

王英

下几片晃动的豆叶。

后来我学会了用草茎引它们出来。把一根细长的草茎慢慢伸到豆叶下面，轻轻晃动。胆大的蝈蝈会以为是别的虫子，就跳出来看个究竟。这时候要眼疾手快，用双手轻轻一合，就能把它捧在手心里。

捉到的蝈蝈要放到用高粱秆编的小笼子里。把笼子挂在屋檐下，里面

## 轻

杨福成

她叫什么。那天学院有个会议，我们几个学生去帮忙布置会场。她给我们安排工作，教我们如何去做，都是小声音语，百般客气。

两位老师对我们的那种“轻”，如“润物细无声”，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言语如此，做人亦是应如此。我的一位朋友，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他总是像及时雨一样倾心相助，而当别人

春风得意功成名就大显大摆时，他则是轻轻转身，远离热闹与喧嚣。

人间“轻”好，自然界也是。狂风暴雨来临，总是让人惧怕不安，而轻风过窗，轻风拂水拂柳，则是总让人内心安静，心旷神怡。

宋人画鱼，讲究的也是一个“轻”字。你看《群鱼戏藻图》中的那几条鱼，身姿舒展，或俯冲，或摆尾，水草轻摇，浮萍散落。那落笔轻处，空白处便是水，便是天，便是无边的自在。

轻是一种文化，轻是一种教养，轻是一种境界。

心轻若云，万物清明。

放几片新鲜的豆叶。蝈蝈刚关进去时总是不做声，要过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始唱歌。那声音在中午最响亮，好像在和太阳比谁更热情似的。

有时候，我会把两只蝈蝈放在一起，它们会互相比劲，叫得一只比一只响。在母蝈蝈面前，公蝈蝈就会叫得特别起劲，翅膀抖得飞快，像是一种炫耀。而母蝈蝈只是静静伏着，偶尔动动触须，像个矜持的大家闺秀。

夏晚暑气渐消，笼中的蝈蝈终于沉默了，只专心啃食刚刚投喂的南瓜花。它的复眼映着晚霞，像在思念豆田里曾经自在的生活。